

左氏百川學海

第五冊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一

各異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兩拋金鎖甲並韻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兩爲金所鎖鎗卧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謂綠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黃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鑿兒所來耶王履道詩不見牛鑿黃叔度即尋馬磨許文休語雖工然牛鑿乃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

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

又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錢塘時
聰方爲童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善作詩近
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
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
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聰始爲
僧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
朔土人言河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
牧其間踐蹂令稍踈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
餅餌也

維揚之擾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宛陵與其鄉人相
遇作集句云揚子江頭楊柳春衣冠南渡多崩奔柳
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

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為問淮南米貴
賤其叙事有情致為可喜近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時往往有之唯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傳
如雨荒深院菊風約半池萍之句非不律切但苦無
思耳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
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
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驂騑作駒已
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君必俯拾軍符侯印
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
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

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
向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
差異耳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
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
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
名出矣余留錢塘七八年間有能誦順詩者徃徃不
逮前篇政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使其止於此亦足
傳也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隣邑
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
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

若是弊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又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爲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明甚大抵五字詩其點化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恠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笑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

而告之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爲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士大夫學淵明作詩往往故爲平澹之語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豈無雕琢之功蓋明玕謂竹清瑤謂水與所謂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者異矣

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因記頃年在辟雍有同舍郎澤州貢士劉剛爲余言其鄉里有一老儒能效諸家體作詩者語皆酷似效老杜體云落日黃牛峽秋風白帝城尤爲竒絕他皆類此惜乎今不復

記其姓名矣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隲一詩王荆公嘗爲書之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懽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真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矣功父白髯而鬚故有是語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之句人皆以爲竒絕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然而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爲人所稱耳

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携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為楊文公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為偽耶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黃團當是瓜萋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瞑目思之如秋晚經行身在村落間杜少陵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然比退之頗似省力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天
無千歲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
云刑天獸名也好齧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天
乃是刑天無千歲乃是舞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
協傳書誤繆如此不可不察也

樞密張公嵇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
詩有風味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公賦詩
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襯緗裙從今不入襄
王夢翦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
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
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

膳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着雨膳脂濕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是也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

洗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
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
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竒險也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
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
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
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大梁羅叔共爲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荆公親
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曰留春不住費盡
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汙昨夜南園風雨小怜初上
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
荆公平生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

言荆公詩如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等篇皆平父詩非荆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壻故嘗見之耳叔共所見未必非平父詞也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喬雲龍茶詩所謂喬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矮紙作鉅軸書如拳許大字畫飛動可與瘞鶴銘離堆記爭雄政和甲午携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韻又用此韻作詩見貽且跋其尾云元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居兩日聞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中爲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

此詩相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于卷尾是日太平久不雨而兩黃昏月出已而復雨紹興兵至姑谿詩帖兩牛腰併與山谷墨妙爲之一空

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句公權但云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耶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一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二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踈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爲花蘂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僊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蘂以自解耳不可知也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衫濕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梁太祖受禪姚洎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洎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